

原名《神医弃女·鬼帝的驭兽狂妃》

# 傲世神医

坐拥万能神鼎，身怀灵植空间，她不再是人见人欺的废材弃女！  
药毒无双，神医也要靠边站；  
灵兽求契约，不好意思，兽神都喊咱老大！

芙子

作品

《上册》

惨遭陷害，王者归来，岂料惹上了邪魅嗜血的他，  
他明明是杀伐决断的鬼帝，  
却化身体弱无害的敌国质子……

云起书院超人气作家芙子倾心大作  
谱写新玄幻传奇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傲世神医

上

芙子  
作品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傲世神医 / 芙子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552-4598-8

I. ①傲… II. ①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7951号

书 名 傲世神医

著 者 芙 子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邹 蒙

特约编辑 孙红彦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4

字 数 375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598-8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古代言情

## 目录【上册】

---

第一章	叶家傻女	1	第十一章	方鹤传情	135
第二章	初露锋芒	13	第十二章	强者归来	149
第三章	灵兽契约	25	第十三章	妖孽凤王	162
第四章	八流武学	40	第十四章	三鼎方士	175
第五章	寿宴惊魂	54	第十五章	祖宗显灵	188
第六章	山狩显能	68	第十六章	鬼帝现身	201
第七章	山中邂逅	82	第十七章	再丢两吻	214
第八章	谁比谁狠	95	第十八章	意外之喜	228
第九章	病弱少年	108	第十九章	顺手打劫	241
第十章	智斗恶霸	122	第二十章	为母请命	255

---

## 目录【下册】

---

第二十一章	初遇仇人	269	第三十一章	皇城血变	408
第二十二章	娘亲危机	282	第三十二章	天妖出世	420
第二十三章	一片痴心	296	第三十三章	血色丹都	435
第二十四章	祸起后官	308	第三十四章	月不落城	449
第二十五章	地级灵宝	324	第三十五章	身世之谜	465
第二十六章	丹书铁券	338	第三十六章	宿世情缘	477
第二十七章	太乙秘境	352	第三十七章	母女逆袭	488
第二十八章	上古门派	367	第三十八章	西夏兽乱	500
第二十九章	一时瑜亮	378	第三十九章	地下阎城	509
第三十章	姐妹反目	393	第四十章	双面鬼帝	524

---

## 第一章

# 叶家傻女

大夏国秋枫镇。

在叶家祠堂里，檀木案桌上摆放着各式供品。祠堂的正中，古朴的落地黑鼎里插着几根香，香烟袅袅。

门被推开，一个瘦小的身影进来了。

那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女，脸只有巴掌大小，五官很精致，只可惜蓬着头发，加上一双呆滞的眸子，让她的美丽如蒙了尘的明珠。

少女刚走到案桌旁，周围倏地蹿出几个人。

“好啊，抓住小偷了。”几名恶奴抓住少女的手脚，将她按在了地上。

“唔……”少女受了惊吓，想要挣脱几人的控制，可是她的气力又怎么比得过那些自小习武、已经达到炼体一重的叶家恶奴？

“叶凌月，原来是你这个傻女！谁给了你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偷吃案桌上的供品！”发话的奴才叫王贵，是叶家六少爷叶青的亲信。

被按倒在地的是叶青的表妹叶凌月，她虽是叶家的表小姐，但在叶家，身份却比下人还低。

只因为叶凌月是叶家的耻辱，她是个傻女。

“没……偷……打扫……”叶凌月苍白的脸上满是恐慌。

“还敢狡辩！”王贵不由分说，给了叶凌月几个耳光。

王贵是名武者，几个耳光下来，叶凌月的脸已经肿起老高。王贵还不解恨，一脚踹向叶凌月的腹部。

叶凌月的身子，就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正巧砸在那口落地大鼎上，发出一声闷响。

“傻女一动不动了，可别死了。”几名恶奴见叶凌月半天没有动静，还以为她死了。

“哪能那么容易就死？这傻女被打了十几年，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少爷说了，这叫人贱命硬。”王贵心思也是歹毒，他目光一扫，留意到了叶凌月身旁的那口香鼎。

叶家祠堂是叶家家主三十多年前买下来的，这口香鼎当时就在祠堂里，一直被保留下来。

王贵走上前去，推开鼎盖，抓了一把香灰：“你们几个，撬开小傻女的嘴巴，让她偷吃，今天就让她吃个够。”

几名家奴嬉笑着按住了叶凌月的手脚，把那不知多少年没清扫的香灰塞进了她的嘴里。

在香灰塞进嘴里的那一霎，有一颗圆溜溜的东西滑入了叶凌月的喉咙。

那东西一进肚，傻女叶凌月只觉得丹田内一阵火辣辣的热。

无穷无尽的热意，好热，热得蚀骨焚心，像是要将她整个人焚烧殆尽。

难受……好难受，叶凌月抓着喉咙，直到把脖子抓出了血痕，热意也一点儿都没有得到缓解。她痛苦难耐，一头撞向那口香鼎，鲜血随即从额头冒了出来。

“糟了，小傻女真死了？”王贵上前一看，发现叶凌月没了动静。

几名家奴面面相觑，这才后怕起来，小傻女虽然身份卑微、不受重视，可好歹也是叶家的正牌小姐。

“还愣着做什么，快去找少爷。”王贵惊慌失措地说，然后几个人都逃走了。

祠堂里，叶凌月小小的身子蜷缩在一起。

烈火焚身般的感觉，一浪接着一浪。

“娘！”叶凌月无助地喊着，却没有任何回应。

渐渐地，灼热感消失了，叶凌月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好像都绞在了一起。

不知过了多久，脑海中传来轰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丹田里骤然炸开了。

叶凌月的体内，有一股红色的光芒闪过，迅速往她全身扩散。她的手指动了动，陡然睁开了眼睛，先前那双呆滞的眸子，此刻璀璨如晨星。

周围的景物清晰起来，叶凌月坐了起来：“我这是怎么了？”

她看了看自己的手，又小又瘦，布满大大小小的伤口，表明她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一直饱受欺凌。

她站起身，试图回忆往事，但脑中依稀只有一些破碎的记忆，看来还需要一些时间去熟悉一切。

叶凌月正欲转身离开，忽然听到了一阵滋滋滋的响声。她循声望去，只见自己留在那个古老的香鼎上的血，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渗入鼎内。

叶凌月的脚底蹿上了一道冷气，可是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她走上前去。

她的手刚一沾上那口鼎，古怪的一幕发生了——那个原本足足要两三个人才能举起的古鼎，化成一道黑光钻入了她的手心，在手心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鼎印。

鼎印只有指甲盖大小，和大鼎长得一模一样。

古鼎钻入叶凌月的体内之后，鼎印如胎记般长在了掌心，任凭她怎么擦都擦不掉。

心里有太多的疑惑，叶凌月一时也理不清楚，于是决定先返回住处。

叶家北庄，包括祠堂和后院两部分。

叶凌月和她的娘亲以及一名老奴多年来就住在后院，靠着微薄的月俸为生。

后院只有几间低矮、简陋的房子，是由柴房改造而成的。

房前有几只鸡和一片绿油油的菜地，除此之外再无他物，这里就是叶凌月居住的地方。

“表小姐，你回来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从里屋走了出来，嘴里不停地咳嗽着，见了叶凌月便欢喜地迎上前来。

这名老妇人就是伺候叶凌月的忠仆——刘妈。这些年来，一直是刘妈照顾叶家母女的饮食起居。

“刘妈，你的身子还没好，怎么起来了？”

平日都是刘妈负责打扫祠堂的，近来刘妈害了病，“傻叶凌月”不愿让她操劳，执意要替她去打扫祠堂，这才撞上了王贵那伙人，差点儿被活活打死。

这本是很随意的一声问候，落在刘妈的耳里却如惊雷落地，她的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表小姐，你不傻了？”刘妈激动得不知所措，一把抓住叶凌月的手，上下端详她。

叶凌月的眼底一片清明，已和正常人无异。



刘妈喜极而泣，抱着叶凌月哭了起来。

“刘妈，别哭了，外面风大，先进屋。”

刘妈见叶凌月身上脏兮兮的，忙端来热水让她梳洗了一番，紧接着准备饭菜去了。

趁着刘妈不在，叶凌月四下打量：主仆三人栖身的房子并不大，里面除了几件粗陋的家具，还有一张饭桌和几条长凳，桌上有面铜镜。

她走上前去，镜子里倒映出她的模样：一张稚气未脱的脸，虽然面黄肌瘦，但眸如新月、睫毛又翘又长、五官很是精致，倒是个天生的美人坯子。

视线下移，叶凌月忽然瞥到桌脚下垫着两本书。她随手拿了起来，见封面上分别写着《大夏志》和《武者入门》。

这两本书已经很久无人翻阅，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灰。

叶凌月翻了翻这两本书，脑中的记忆又齐全了些。

她生活在一个叫作“大夏”的国家里，大夏国内有众多郡府，叶家所在的秋枫镇位于大夏的北端。

在大夏，一小部分平民百姓和一些世家子弟都会习武，武者按照修炼水平的不同，有炼体九重、后天和先天之分。

武者和普通人的区别，在于武者体内的丹田里会聚集一股内力，这股内力就是元力。

元力？叶凌月微微一愣，她能感觉到，自己的丹田内有一股微弱的气在窜动。难道说，小傻瓜也是名武者，丹田内有元力？这和书上说的炼体第一重很相似。

“表小姐，你拿着垫桌脚的书做什么？”

叶凌月正想着，刘妈好奇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刘妈，我以前有没有学过武？”叶凌月放下了书。

她可以肯定，丹田内的那股气虽然微弱，但就是武者入门里所说的元力。

“你四五岁时，看你母亲练过武。”刘妈摆好了碗筷。

仅仅看过，就能修炼出元力来，难道说她当了十几年的傻瓜，实则却是个练武天才？

叶凌月再看桌上，只有半碗糙米饭和一盘烧得看不清颜色的青菜。

“我们平日就吃这些？”

难怪她都十三岁了，看上去还和八九岁的孩童似的，又瘦又小。

“表小姐，我们没钱。王管家父子已经三四个月没发月俸了。”刘妈叹着气答道。

王管家就是王贵的爹，是叶家负责管理北庄的管事。

叶家母女在叶家很不受宠，连一些下人都欺负她们，甚至克扣月俸。

“月俸的事，娘都不管？”叶凌月的娘亲是叶家家主的三女儿，堂堂叶家三小姐，怎么会这般不受重视？

砰——

门被一脚踹开了，一名少年在奴才们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管了又能怎样？傻女就是傻女，你真以为你娘还是当年那个万众瞩目的叶家天才？她如今就是个废物，谁会管一个废物的死活。”

华衣少年长得和一头小牛犊子似的，言语很是嚣张。

这名气势汹汹闯进门来的少年，是叶凌月的表哥叶青。

王贵等人打“死”了叶凌月后，心里后怕，忙找了自家的主子来善后。

叶青在祠堂里找了一圈，没看到叶凌月的尸体，就知道她还没死。

叶青到了后院，刚好听到叶凌月和刘妈的说话声，想不到傻女不但没死，撞破了脑袋后反倒变机灵了。

“六小少爷，你怎么能这么说三小姐，她可是你的亲姑姑。”刘妈见了叶青，知道来者不善，忙将自家表小姐护在了身后。

“什么姑姑，凭她也配？不过是一个被人休弃的废物，丢尽了叶家的脸。”叶青呸了一口。

“你再说一次！”叶凌月目光冰冷如铁，她的体内，那一股新生的元力因为愤怒而蠢蠢欲动。

“再说一百次都可以。傻女，我告诉你，你娘因为其他女人，被你爹赶出家门，还打成了重伤，丢尽了叶家的脸面。你们俩都是没人要的贱货，厚脸皮赖在叶家白白吃住。”叶青和那一群奴才都大笑了起来。

这些话，以前叶青等人每次欺负叶凌月时，都会说上一次。

那时候的叶凌月听后，只知道一边哭一边求饶，可是今日一切都不同了。

心底的恨意如火山爆发般冲了出来，叶凌月推开刘妈就掠向叶青。这恨意，已经深藏了十三年。

“我今天不打残你，我就不叫叶凌月！”叶凌月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身体迸发出一股可怕的气势。

“哟，傻女要发威了，你们都让开，本少爷今日就让小傻女知道，天才和废物之间的差别。”叶青嗤笑出声，他身旁的那些奴才也嬉笑着散开了。

叶青已经是炼体三重，他在叶氏家族的年青一代中，实力排得上前十。

叶青看不起叶凌月，他甚至连元力都没用。

叶凌月几个纵步到了叶青身前，双拳朝着他的胸膛轰了过去。

一拳轰出，拳风凛冽，叶青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头。

轰！

叶青竟被这一拳，硬生生逼得退了几步。

“炼体第一重！”叶青被逼退数步，胸口生疼，他感觉到在叶凌月的那一拳里，竟有元力波动。

“叶凌月，你居然敢瞒着家主偷偷学武。不过你就是学了也没用，方才那一拳，本少爷要双倍奉还。”叶青恼羞成怒，厉喝一声，双拳上发出两道雷电般的拳芒。

“表小姐快跑，那是崩雷拳！”刘妈大惊失色。

叶青用上了叶家的基础武学，这一拳下来非同小可。

叶凌月刚突破了炼体第一重，根本不会是使出全力的炼体第三重的叶青的对手。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门外冲进来一个人影，挡在了叶凌月的身前。

拳头离来人还有半尺距离，叶青就被一股强大的斥力甩了出去，砸在了墙上，手臂传来一阵阵碎裂般的疼痛。而在叶凌月的身前，如天神般站着一个人。

女子脸颊微陷，面色青白，但身姿挺拔，柳眉杏目，不怒自威，自有一股说不出的气势。

“叶……三小姐！”叶家的家奴们这才看清了来人，个个吓了个半死。

叶凰玉，叶家家主的第三女，叶家曾经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她三岁突破炼体第一重，十五岁突破后天，若不是所嫁非人，她很可能会成为叶家史上第一个先天高手。

如今的叶凰玉虽不比当年，可即便身有旧伤，她依旧是一名后天高手。

“叶凰玉，你敢伤我，我爹是不会放过你的！”叶青疼得死去活来，他的手腕脱臼，小臂骨被叶凰玉震了个粉碎。

“你爹算什么东西，他来了，我照打！”叶凰玉撂下了一句话。

由于王贵父子克扣月俸，叶凰玉每隔个把月就会上山采药，猎杀一些野兽来补

贴家用，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

叶青等人知道叶凰玉的习惯，所以每月的这几日都会欺负叶凌月，但是他们下手都很小心，都是暗伤。

叶凌月又是个傻女，也不知道告状。

若非今日遇上，叶凰玉还不知道女儿一直以来都受人欺负。想到这里，叶凰玉更觉愧疚。

“走着瞧，我告诉爷爷去。”叶青哪敢和叶凰玉多说，只能由几名仆人搀扶着落荒而逃。

叶青的那番辱骂，让叶凌月误以为娘亲是个悲情的弃妇式人物，哪知道却是个酷得掉渣的护女狂人。

叶凰玉一回头，看到自家女儿正瞅着自己，黑黑的眼珠子转个不停，哪里像个傻女。

“表小姐不傻了。”刘妈念叨着。

“娘。”迟疑了一下，叶凌月喊了一声。

叶凰玉的身子震了震，眼眶里涌上一股热意。这一声“娘”，她足足等了十三年。

赶走了叶青等人后，刘妈张罗着母女俩吃饭，席间，叶凰玉还问了几句叶凌月是怎么变聪明的。

叶凌月含糊其词地说自己撞破了脑袋，醒过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娘，孩儿想练武。”叶凌月放下碗筷之后脆声说道。

和叶青的那番比试，让叶凌月强烈地意识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她必须成为强者。

无论是谁，那些欺负过她和娘亲的人，她都不会轻饶。

“练武很辛苦，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事。凌月，你可是下定了决心？”

“孩儿不会放弃，请娘亲成全。”叶凌月坚定不移地说。

“你既已经下定了决心，娘明日开始就传授你最基础的人门武学。这里有株聚元草，它能够聚集天地元气，你将它栽种在房内，对你日后的修炼有利。”叶凰玉这次上山，本意是挖一些对自己伤势有益处的药草，无意中却发现了这株灵草——聚元草。

“娘，聚元草那么珍贵，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叶凌月看得出来，叶凰玉面色不好，身上一定有旧伤。

“聚元草对娘的伤没什么用，能治娘的五品丹药只有省城才有，那价钱可不是娘买得起的。”叶凰玉摇了摇头。

叶凌月只得抱着那株长得和杂草没啥两样的聚元草返回房间。

没过多久，她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叶凌月睁开眼，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白雾朦胧的田野上。

叶凌月低头一看，不远处那株长得绿油油的野草，正是聚元草。记得聚元草先前又枯又黄，不过是睡了一觉，聚元草的茎就变强壮了，而且颜色碧绿，长势很好。

叶凌月走了几步，看到一旁有块黑褐色的岩石，上面刻着三个大字——鸿蒙天，只是四周都是白雾，根本无法深入。

“凌月，天亮了，该练武了！”睡梦中，叶凌月好像听到了娘的声音。

睁开眼时，叶凌月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鸿蒙天。

就在叶凌月离开的那一刹，白雾中闪过了一双婴儿的蓝色的眸子。

三日后，叶家北庄外，晨曦才刚刚照过树梢，一个小小的身影就在绕着北庄跑步。

叶凌月的左右腿上各绑着一个铁沙袋，她已经足足跑了一个多时辰。

叶凰玉是个很严苛的人，从叶凌月立志学武的那一天开始，她就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练武方案。

每日清晨和黄昏，叶凌月都须外出跑步一个时辰，再呼吸吐纳一个时辰。

黄昏和清晨，是天地元气最充裕的时候。

这样高强度的锻炼，对于身子瘦弱的叶凌月而言，看上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第一天叶凌月就坚持下来了，没有半途而废。

汗水滴答滴答地落在地上，随着每一个迈步，地面上都会多出一个水印子，叶凌月浑身的肌肉和骨骼都在疯狂地叫嚣。

叶凌月隐约记得，她是无意中吞服了怪鼎里的一颗丹药后，一下子开窍变聪明的。

那颗丹药还残留着药效，可以加速叶凌月锻炼的效果，她越是发狠地进行锻炼，体内的药力就吸收得越快。算上今日，体内的药力应该已经吸收得差不多了。

不知过了多久，当体内的最后一丝药力也消耗完毕，叶凌月睁开了眼。她一跃而起，只觉得身轻如燕。

“丹田里的元力又丰富了一些。”叶凌月诧异道。

“那是因为你刚突破了炼体第二重。”叶凰玉含笑走了过来。

又突破了，这一次是在呼吸吐纳时直接突破的。

“娘，那天我和叶青比试时，他用了一种拳法，女儿想学那套拳法。”叶凌月见母亲一脸的欣喜，趁机问道。

叶凌月很爱记仇，叶青的仇，她一定要报回来。

“才刚学会走就想跑了？叶青用的那套拳法，是我们叶家的基础武学，名叫崩雷拳。叶家家规，只有达到炼体第三重后，才能修炼武学，等你达到了娘自会教你。”见女儿一脸的跃跃欲试，叶凰玉哑然失笑。

完成一天的锻炼后，叶凌月返回房内。

她突破了炼体第二重，不知道鸿蒙天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叶凌月发现，只需要在脑海中默念“鸿蒙天”三个字，她就能进入其中。

比起上一次进来，鸿蒙天里的白雾稍微淡了些，但依旧无法看清白雾后到底有些什么。

叶凌月的目光，落在了眼前的聚元草上：自己没有眼花吧？一株、两株、三株……不过在外面待了三日，一株聚元草就变成了一片，而且每一株都枝秆挺拔，长到了膝盖的位置，还有几株竟然结出了淡绿色的种子。

鸿蒙天里的元气比外界丰富数倍，植物的生长速度比外界快上百倍。

若是种上人参、灵芝之类的植物，那她不就发财了？

不过她这会儿身无分文，哪有钱去买珍贵的人参和灵芝？叶凌月无奈地摇了摇头。

“先拔一些聚元草出去，看看能不能偷偷卖掉，好补贴一些家用。”想到这里，叶凌月就拔了几株聚元草。

药草才刚入手，叶凌月只觉得手心里的鼎印抖了抖，药草化成一道绿光，直接被鼎印吸了进去。

不过是几个呼吸间，聚元草就变成了翠绿色的药液。

由于不知道药液的名字，叶凌月将这种提纯后得来的绿色药液叫作聚元液。

有了它，叶凌月相信，自己突破炼体第三重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但这次提纯药草后，叶凌月发现手上的黑色鼎印暗淡了许多，人也昏昏沉沉的。

想来使用怪鼎提纯一次需要耗费大量的元力，以叶凌月这会儿的修为，恐怕一

天最多只能提纯一次。

离开了鸿蒙天后，叶凌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忽然间，她被一阵匆忙的脚步声惊醒了。

“表小姐快起来，你娘被家主叫过去了！”刘妈满脸焦灼地说。

叶凰玉打断了叶青的手，叶青的父亲叶凰城早年就和叶凰玉不和，这一次，必定是他将叶凰玉伤人的事告到了叶家家主叶孤那里。

叶家家主叶孤，是叶凰玉的亲生父亲，对叶凰玉曾寄予厚望。

他极力反对叶凰玉嫁给叶凌月的爹，叶凰玉不听他的话，最终落了个被人抛弃的下场。

叶家父女都是硬脾气，这些年来，父女俩再没说过话。

这一次，叶凰玉贸然出手重伤了叶青，很可能被处以家法。

叶凌月一听，立刻起身，套上件宽大的袍子，就往叶家祠堂跑去……

叶家祠堂里，一片肃穆。

叶家家主叶孤坐在祠堂正中的太师椅上，他的身侧还站着几名魁梧的男子。

叶青一脸的病容，由人搀扶着，他的身旁是叶家四爷叶凰城。

父子俩都恶狠狠地盯着叶凰玉。

叶家在秋枫镇也是大户，叶家太祖当年赤手空拳来到秋枫镇，发现了一座铁矿山，借此发家。

到了叶孤这一代，仅是三代内的叶家本家就有子女五人，其中只有叶凰玉是女子，其他几房都是男子，孙辈中有七男五女，也算是瓜瓞绵绵。

这一次，叶凰玉重伤了叶青，叶家的五房子嗣全都到了宗祠。

叶凰玉进来后，叶孤始终半闭着眼，看不出喜怒。

叶家家主叶孤已经五十多岁了，由于常年练武，他面色红润，留着短须，看上去和四十出头的中年人没什么两样。

“爹，这次你一定要给青儿做主。再过两个月，叶家的族试就要开始。青儿这阵子进步颇快，本是很有希望在族试中进入前三名的。可现在他双手骨头粉碎，别说族试，就连正常练武都不能了。”叶凰城有一女一子，女儿常年在外出学武，叶青是他唯一的儿子，他向来很是溺爱。

“跪下！”叶孤倏地睁开眼，目如鹰隼，怒视着叶凰玉。

面对父亲的叱责，叶凰玉也不辩解，她就像一杆长矛，直直地立在那里。

叶家的其他三房子嗣，都是默不作声。

见叶凰玉不下跪也不道歉，叶孤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叶凰玉此举分明是在挑战他身为家主的权威。

“该跪的是他们！”剑拔弩张之际，叶凌月冲了进来。

叶家老老少少，唰地把目光都集中到叶凌月的身上。

众人哗然，这不是小傻女叶凌月吗？

看到贸然闯入的外孙女，最震撼的莫过于叶孤了。他鹰目一缩，打量起叶凌月来。

小而精致的瓜子脸，一对眸子莹然有光，神采飞扬。

她就是自家的外孙女，那个小傻女叶凌月？

叶孤记得，他上一次看到叶凌月时，她又黑又小，跟只小猴子似的。

可是今日的叶凌月，虽然身形不高，却长得很结实，尤其是那双新月般的眸子里，透着灵气。

“凌月，谁许你来的？”叶凰玉一见女儿，忙将她往外推。

叶家家法很重，只是打断家主说话这一条，就够叶凌月吃上几杖的。

“叶家家规，罚的是有错之人。我娘没错，不该跪。错的是他们，该跪的也是他们！”叶凌月毫不畏惧，小手一指，将矛头对准了叶青父子。

“小崽子，你含血喷人，你娘违背家规，恃强凌弱者，该杖二十。”叶凰城怒道。

“恃强凌弱者，就当处以杖刑？那我问你，叶青和王贵等人，这些年加诸在我身上的欺辱，该怎么罚？他们克扣月俸，瞒上欺下，又该怎么罚？”叶凌月说罢，一把撩起自己的衣袍。

祠堂里，抽气声迭起。

叶凌月露在外面的肌肤上遍体鳞伤，有的伤口上还夹杂着黑紫色，一看就是陈年老伤。

十几年下来，这瘦弱的少女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混账！”叶孤一掌震碎了太师椅，满脸的愤怒和难以置信。

他是刻意冷落叶凰玉母女俩，可血脉相连，吃穿用度从没克扣过一样。

“爹！这些事孩儿一概不知。”

“家主饶命！”

叶凰城和王管事都跪了下来。



“叶凰城，你养的好儿子！”叶凰玉就如暴怒的母狮，她刚要冲上前去，却被身旁的叶凌月一把拉住了。

“娘，孩儿的仇，我自己报。”叶凌月嘴角噙着冷笑，目光在叶凰城、叶青和王管事的身上一掠——吃了她的，总归是要吐出来的。

被她的目光掠过的人，脊梁骨上都浮起了寒意。

不过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女，为何她的眼底会透出如此凛冽的杀机？！

叶家母女终究是个祸害，必须想法子铲除她们。叶凰城心里想。

叶凌月这次对质牵连不小，家主叶孤大动肝火，下令将王贵父子赶出了叶家。

至于叶凰城，则因管教不严杖责二十，叶青闭门思过一个月，而叶青手残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叶凰玉黑着脸，就要带叶凌月离开。

“站住。”叶孤沉声叫住了叶凰玉。

“凌月已经十三岁了，明日开始，去家族武堂学武。”叶孤掠了眼叶凌月。

叶孤这句话是说给大家听的，去武堂学武，意味着叶家家主终于肯承认叶凌月的身份了。

宗祠的事一闹，整个叶家的人都知道叶凌月变机灵了，北庄的月俸也恢复了。叶凌月母女算是好过了些。

但，叶家父女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得到丝毫改善。